

註② 蔡達榮，東南亞國家區域經濟合作之探討（台北：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論文，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），五至十四頁。

註③ "First ASEAN Summit open in Bali with Calls For More Cooperation," *The Japan Times*, February 24, 1976, p.1.

註④ "Role of Japan in S. E. Asia," *Financial Times*, December 5, 1975.

## 赤化後的高棉政情

羅石圃

高棉變色後，與國外幾已完全隔絕，一般對高共政權的兩度改組，及施亞努再度回國，于全票當選「國家主席團」主席後又斷然引退，喬森潘接替他的位置，大權是否因此旁落？究竟由何人掌握實權？北越與蘇俄，能否甘讓它長期倒向毛共？今後高共的動向如何？無不是疑竇叢生，都需由探索尋求解答。

### 一 施亞努歸去來之謎

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，高共武裝部隊進據金邊，宣佈全國「解放」。照理，流亡在北平的「柬埔寨王國團結政府」，應該立即還都，由于多年來與龍諾政府對敵的部隊，包括高共在內，一概都是隸屬於施亞努領導的流亡政府旗下，統率武裝部隊在高棉戰場上作戰的喬森潘，乃北平流亡政權的副首相兼國防部長及三軍總司令。其連年來的軍費開支與武器彈藥，既大都來自王國政權所獲得自毛共支援，且施亞努親至高共盤據區勞軍後，喬森潘亦接着有北平之行，無論是向流亡政權述職，或向毛共請援，都表示這位曾受施亞努多方迫害的「赤吉蔑」領袖，確已轉而衷誠地為王國政府效忠。

至上年五月，施某于一再表示，他一旦回返金邊，無意過問政治，如能擁有元首虛名，從事巡迴大使任務，便于顧己足，但仍未能獲得高共政權歡迎他回國，遂一怒而赴平壤，久留不返北平，顯示這位落魄王孫，已遷怒毛共對他的支持為德不卒，未能向金邊使用有效壓力，俾迫使其不敢不迎接他

註⑤ William D. Hartley, "Japan's Image in Southeast Asia Improves As Its Companies Soften Tactics, Curb Abuses," *The Wall Street Journal*, May 11, 1976, p.38.

註⑥ "Peace in Asia as ensuring good investment climate," *South China Morning Post*, October 24, 1975, Business News p.5.

註⑦ 吉田茂著·張行深譯·一百年來的日本（台北：東方出版社·民國五十七年三月），一〇七頁。

的流亡政府勝利還都。到八月中旬，喬森潘與英薩利率領高棉新政權代表團訪問北平，在獲得毛共另眼接待，及給予十億美元的軍經援助而後，始將施亞努接回金邊，顯然是毛共爲了安撫他滯留北韓，遂不得不向金邊威脅利誘所得來的結果。

不料施某率領其流亡政府官員，由北平返回金邊後，祇是驚鴻一瞥，又經北平前往平壤，表示爲其長期遊訪世界各國的起步，其後將遍訪阿拉伯廿二國，及非洲和歐洲國家。至十月卅一日，他從平壤抵達北平，由高棉駐平大使館所發表的聲明稱：「今天爲元首施亞努親王五三生辰，適逢他即將訪問阿拉伯及非歐諸國，政治局與政府致函他，讚美其愛國心並祝永久健康」①。可見施亞努在金邊的去來，乃實踐他祇求擔任巡迴大使的諾言，並已獲得高棉新政權的接納。

誰知他的行蹤並未西向，而是再返高棉，並頒佈「民主柬埔寨」的新憲以後，接着舉行大選，以全票當選「國家主席團」的主席，其地位亦與先前的元首相符，一般認爲他正好擁此虛銜訪遊各國，這不過是他西行的插曲，

祇是爲了適應新政權改組而急不能待的要求，將不妨礙他原定的巡迴訪問計劃。然而他在當選後，立即宣佈引退，新政權未經挽留，亦即選定由喬森森接替他的位置。除宣佈爲他建立銅像，及照舊支給年薪而外，但並未見他訪遊的行蹤。

更令人難以捉摸的，是王國政府宣佈解散後，接替前首相賀努而担任新政府總理的杜爾索，及負責經濟事務的副總理蓬維，與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索通、第二副主席吉羅斯，均爲一向名不見經傳，不僅研究高棉的專家對他們一無所知，連從高共陣營投奔自由的軍官，對這幾位新貴亦不明底細，他們的國際背景如何？憑藉何種實力而取得高位？這都是探索高棉政情的難題，我們必須追溯到上年八月金邊新政權首次改組的內情，方可尋求出今年大改組的來蹤去跡。

## 二 高共內鬨與南北越反目之經緯

從上年四月金邊變色，到八月中旬高棉新政權的改組，其間有幾件耐人尋味的事件：首先是由難民及被逐出境的外國人在泰國透露，指出高棉「解放」後，仍然是遍地烽煙，不僅反共武裝羣起，且高共與越共部隊，以至北越駐軍也在大動干戈，在高共陣營，亦已互相殘殺，由施亞努叔父恰蘭寨、及施亞努之子納瑞迪帕所率領的部隊，已與自由高棉人所組成的反共軍結合，使擁有兩千多人的聯軍，在金邊附近、及金磅遜、磅士卑、柴楨地區與高共作戰<sup>②</sup>。由於龍諾政府留在國內的軍政要員如馬達克、龍儂等，都被高棉新統治者殺害無赦，使前政府的軍人唯有奮起反共，這種情況自在意料中，但高越共軍以至北越軍的相互對敵，及高共陣營的內鬨已演成武裝戰鬥，便不能不令人有所懷疑。

但從上年六月廿三日金邊電台廣播，一再宣稱：高棉將不惜代價保衛領土完整，及喬森森聲明其國境之內，斷不許有任何外國駐軍<sup>③</sup>。顯示越共與北越在高棉邊境的駐軍，均有與高共武裝發生戰鬥的可能。證之以同一時期法新社由北平所發出的消息，指出高棉曾派遣高級代表團訪問河內，但非由喬森森率領，其任務爲談判雙方邊界問題，而觀察家認爲此次訪問，乃與雙方爭奪暹羅灣主權未定的島嶼有關。其後在曼谷收聽到的金邊廣播，日夜不

停地均在宣稱：高棉武裝部隊，正加強防衛西南沿海的外島陣地，並指出自接管金邊以來，即以重兵駐防董賽島、潘島，如兄弟般的戰士與幹部，正努力在島上佈防<sup>④</sup>，更不難窺知高共在北越與越共軍的多年支援下，剛剛佔據金邊，便已爲爭奪外海兩島而反目成讎。

從廣播中透露防守兩島的高棉部隊和幹部如兄如弟，其含義又表示島上防軍，並沒有「裏通外國」的人，官兵都是一致對外，如果我們了解高共陣營乃五方雜集湊合而成，其中又以經由北越多年養育而壯大的「吉蔑越盟」爲戰鬥主力，及非共而直屬於施亞努的「民族解放陣線」武裝，除反龍諾的皇室子弟而外，亦多是無家可歸的親越共越僑參加，便顯示在兩島爭奪戰爭的初期，高共武裝並不能敵愾同仇，將鎗口一致對外，甚至有爆發內爭的可能。

至于原已參加反龍諾政府陣營，隸屬「民族解放陣線」旗下的王叔恰蘭寨、王子納瑞迪帕的部隊，何以又于佔領金邊後，亦即與高共化友爲敵，且不惜結合反共武裝與共軍展開戰爭？這從高共接管政權之日，便屠殺王室子弟，並拒不迎接施亞努及其流亡政權返回國門，便不難推知他們是恍然悟到爲受共黨的欺騙利用，遂不得不急早回頭所使然。而由喬森森所領導的高棉土共「赤吉蔑」，在勝利後面對着河內與越共及其在高共陣營的爪牙，裏應外合，企圖置高棉于附庸，自亦無法容忍，所以不得不訴諸戰爭而向毛共求援。

若問河內何以甘讓喬森森率團訪問北平，且將毛共卵翼的施亞努接回金邊？這又是由于高共陣營的複雜內鬨，加上毛共向北越所施的壓力，使它在表面上不得不認輸，其實已經佈下棋子，以便逐步贏得這盤棋，要了解個中內情，必須追溯高棉一九七〇年「三一八」驅逐越共與北越軍，及罷黜施亞努的由來，和以後毛共經由北越藉此向高棉輸入戰爭，形成高共陣營五方雜湊的情況。

## 三 高共派系及其國際背景

當北越揮軍進入南越開闢戰場的初期，施亞努是以和平假道，並供給越南戰場共軍的庇護所，換取共軍向高棉農民的高價購糧，並使共軍的日用品

都取給于高棉市場而于中取利。至共軍在高境得寸進尺，喧賓奪主，公然建築半永久性的營房，開闢道路，佔據高軍哨所，甚至向農村征伏征糧，造成農民怨聲載道，青年學生忿起，要求政府保衛領土主權，以致施亞努在無法制使河內履行和他的秘密協定情況下，祇有將政權交予一向反對假道決策的龍諾代理，以便他前往莫斯科轉赴北平求援，企圖促使毛共履行它作為秘密協定保證人的責任⑤。

不料這一期間，美國爲了促使高棉政府與越南並肩反共，既暗中接濟龍諾所領導的軍方驅逐共軍，而高棉的青年學生又憎恨施亞努袒護皇親國戚，不僅龍諾斷政權，且爲貪圖越南戰場共軍的賄賂，竟不惜出賣領土主權，忍讓農民遭受外軍荼毒，于是掀起了反施亞努的狂潮，遂造成了國會罷黜他元首地位的決議，但毛共則認爲這位走投無路的落魄親王，尚有剩餘價值，遂一方面替他在北平組成流亡政府，號召高共武裝加入其叛亂陣營；另一方面又在南寧，召集所謂印支三邦四方面高層會議，在周恩來導演下，發表聯合抗美救國聲明。而毛共的軍援，亦即從此經由北越源源運補以高共爲主的反金邊武裝陣營⑥。

在河內當時的立場，就毛共熱中于卵翼施亞努流亡政權，使高共在得到來自北平的補給支援，便是爲它牽掣了金邊部隊的壓力，更重要的，是從一九五四年，即被裹脅而進入北越的高共軍兩營人，已由它哺育成長，正好乘機送回高共基地，俾在戰鬥過程中逐步樹立領導權。北平所卵翼的高棉流亡政府，祇不過是空中樓閣，而河內則企圖在高共陣營篡奪到實權。其後在施亞努旗下的武裝部隊，大致可分爲三大派系：

- (一)「赤吉蔑」(KHMER RONGE)——土共；
- (二)「吉蔑解放軍」(KHMER PUM DOH)——「民族解放陣線」武裝，以反龍諾之皇室子弟所率部隊爲主體，被視爲施亞努的嫡系部隊；
- (三)「吉蔑越盟」(KHMER VIETMINH)——亦稱「吉蔑隆多」，爲北越多年養育而來的高共武裝⑦。

被施亞努當年視爲死敵的「赤吉蔑」，爲一九六〇年開始武裝叛亂，以受過法文教育的馬克思主義者爲主體，領導人爲曾經擔任過國會議員的喬森潘，因逃避施亞努的逼害，于一九六七年遁上梁山，且宣稱他已在戰鬥中死亡，雖然施在北平的流亡政府，委派喬森潘爲副首相兼國防部長、及三軍總

司令，但河內認爲此兩巨頭在勝利後斷沒有合作的可能。由它所養育而成的「吉蔑越盟」，便可在兩虎相鬥的夾縫中奪取政權，金邊變色以後的高共內閣，便是由此而來。

#### 四 喬森潘訪平與毛共向北越施壓力

從上年四月十七日整個高棉被共軍所席捲，至八月初高共政權改組，並宣佈由喬森潘率領代表團訪問北平，在此一過程中，金邊情勢十分動盪晦暗，不僅前政府的部隊仍然分散在各地繼續與共軍作戰，且共軍內部亦已自亂陣營。由喬森潘自五月底至八月初並未露面，曼谷方面盛傳他在內閣中已遭殺害，及六月十一日，高棉代表團初訪河內也非由他率領，再參酌高棉軍隊此時正與越共駐軍發生戰爭，顯示被高共陣營譏爲「半高棉人」的「吉蔑越盟」，爲反對金邊新政權與越共及北越軍化友爲敵，頗有脅迫喬森潘的可能。

至于高共武裝陣營的另一支柱「吉蔑解放軍」爲何在此同時造反？且以施亞努的叔父和兒子爲領導人，竟不惜與高棉反共武裝結合？這又顯然是出于金邊新政權迄不迎接施亞努及其流亡政權還都，此種內憂外患，四分五裂所造成的遍地烽烟，毛共當然了解都是出于河內的陰謀製造，企圖使它多年來苦心積慮所扶持施亞努政權落空，爲了不使高棉的勝利成果被河內完全吞噬，毛共自必須爭取到赤色高棉的領導權。

據波昂「世界日報」透露：自高越淪陷後，毛共對北越曾採取一連串的海上示威行動，起因爲對高棉地位之爭，證之以武元甲于上年八月五日，在海防號召海軍「粉粹敵人侵略陰謀」⑧，在美軍已經全部撤退的當時，他所指的海上敵人侵略，顯然是針對毛共海上的示威。至八月一日，金邊電台始播出由喬森潘具名向毛共祝賀「建軍節」的賀函，八月三日，由黎筭所率領的北越「勞動黨」代表團亦抵達金邊，強調「高棉與越南友好關係」⑨。緊接着便有喬森潘所率領的高棉代表團訪問北平，都不難看出這便是毛共對北越使用壓力的後果，也顯示河內在高共陣營影響力的一般。

不過在北越代表團訪高後，至高棉代表團訪毛前，其間經過金邊新政權的一度改組。喬森潘雖仍任副首相；但所兼任的國防部長職務則被免除。另

以英薩利為副首相兼外交部長，宋成為副首相兼掌國防，英薩利原為喬氏的助理，宋成是三軍總司令部參謀長，他們何以都能一躍而與喬森潘的地位相等？不僅均為副首相，且分享了外交與國防實權？一般多認為此二人都為親北越派<sup>⑩</sup>，可見其竄升，正是出于北越訪高代表團的安排。

誠然，喬森潘以副首相代首相的身份，可以對另兩位副首相都能指揮自如，問題是一旦施亞努政權回到金邊，在首相賓努隨着回國而無須代理人時，喬森潘的權力便會落空，可見河內對金邊新政權改組的安排，不僅已讓高共親北越派取得了實權，且加深了喬森潘與施亞努之間的矛盾，迫使喬森潘及其領導的「赤吉蔑」，更不能容許北平流亡政權回到金邊，亦即無法達成毛共的要求，造成北平與金邊失歡，自然會有利于河內，所以它無須對高棉代表團訪毛再予阻撓。

## 五 施亞努下場勢所必然

上年八月十五日，喬森潘偕外長英薩利率領高棉代表團，由金邊乘坐毛共航機直飛北平從事友好訪問，在機場得到鄧小平、李先念、華國鋒及喬冠華等所率領的大批羣衆熱烈歡迎。與先一日北越副總理黎清毅所率領的河內代表團，在機場迎接場面的冷落相比，及第二天周恩來在醫院接見兩代表團的次序，乃先高棉而後北越<sup>⑪</sup>，便顯示出毛共對雙方的輕重親疏。

不過代表高棉流亡政權在北平機場迎接的，則祇有首相賓努，施亞努仍然滯留平壤並未返回北平。當時雖盛傳這位高棉流亡元首將俟喬森潘親往北韓迎接，但到八月十八日，喬氏所率的高棉代表團前往旅大訪問，已經到達北韓邊境，亦並未順道前往平壤，經一延再展，到一週後，始由喬氏從平壤將施亞努迎回北平，可見毛共方面必然費盡唇舌，並施加了相當的壓力，才算有條件地促成喬森潘的平壤之行。

從毛澤東接見喬森潘，要等到他接回施亞努以後，由施偕同他和賓努等一同接見<sup>⑫</sup>，及鄧小平和喬森潘簽訂雙方友好條約，仍然是以首相賓努為高棉方面的簽署人之一，而毛共所給予高棉的貸款和經援，直到上年九月十一日，施亞努及其流亡政府首相賓努等一班人馬，已被接回金邊後，北平方面始宣佈無條件給予高棉無息貸款十億美元。另有無須償還並立即撥付的撥款

二千萬美元，此外並供應五艘巡邏艇<sup>⑬</sup>。顯示北平得以使施亞努隨同高棉訪毛團回到金邊，已對喬森潘竭盡了威脅利誘之能事。至于由施亞努、喬森潘等所率領的高棉祝賀越南獨立節代表團，乃由北平轉赴河內，再由河內返平始回到金邊，這又無異是毛共向北越示以顏色，表示它已粉碎了河內離開施喬的陰謀。

很顯然，喬森潘讓施亞努率其流亡政府班底回國，是先有由毛共從中協調所作出的默契，亦即由他以王國政府名義頒佈「民主柬埔寨」憲法，再經由大選，名正言順地將政權轉移給喬森潘，但仍然保有施亞努的元首虛名，以便實現他遊訪世界各國的意願。這對毛共而言：在表面上可視為它羽翼施亞努有始有終，其實它既已爭取到領導「赤吉蔑」的喬森潘，施亞努便再沒有剩餘價值，在喬森潘，經由此一方式接掌政權，又是實至名歸，可塞幽幽之口。

至施亞努于上年九月九日返回金邊，尙未等到頒憲大選，便于十月中旬，藉訪問北韓之名，又飛回北平，將其流亡政府仍留在北平的人員五十二名，分別遣赴布爾格萊德和巴黎，他本人在平壤又向金日成透露：即將訪問阿拉伯及歐非各國，不再返回金邊。由上年十月十七日，曾隨施來去金邊的新聞秘書勞司，在香港向「遠東經濟評論」記者指出：施亞努乃被高共所欺騙，其中並有人企圖將施「剷除」，以致他對再回金邊感到憂慮<sup>⑭</sup>。十天以後，由他遣赴巴黎的四十二名流亡政府人員，在譴責高棉共黨的同時，表示仍然對施亞努效忠，尤其感謝他此次能令他們離開北平，駐巴黎的高棉新政權代表辦公室，立即指責這批人爲「一小撮叛徒」<sup>⑮</sup>。

蛛絲馬跡，我們都不難發現施亞努此次是以逃脫虎口的心情離開金邊，不僅準備一去不返，且將站在高棉新政權的敵對立場，就他一向朝秦暮楚的性格及爲意氣而不顧根本立場的作風，又未始不可以在外國重建反共的流亡政權，這當然是金邊和北平都不能容許的。其後毛共以慶祝他的五十三歲生日爲名，將他接回北平後再送返金邊，顯然是等于起解。其進入牢籠，再度他少年時代在法國和日本殖民主義者的幽囚生活，可謂勢所必然。

## 六 大選後喬森潘仍握實權

施亞努再度回到金邊後，「民主柬埔寨」新憲法，即以他所主持的部長理事會通過頒行。其中規定設一院制的國會——「人民議會」，由一百五十名農民、工人和士兵各五十名代表所組成，負責立法及選出組成政府的官員執行法律，及司法委員，政府方面：有國家主席團及國務院。「人民議會」設常務委員會及委員長與副委員長；國家主席團設主席和副主席；國務院設總理副總理⑯。

選舉結果，施亞努雖已當選國家主席團的主席，但旋即辭職宣告退出政壇，由喬森潘繼任其職位，並委任索通和吉羅斯分別担任第一和第二副主席。農謝當選「人民議會」常委會委員長。杜爾索受委任為國務總理，英薩利留任副總理負責外交；宋成仍為副總理負責國防，另一副總理兼負責經濟責任的蓬維，則鮮為人們所知。王國政府已宣告解散，原首相賓努則受聘為顧問，在新政府九名部長中，尚有三位舊閣員，即新聞與宣傳部長胡寧；公共衛生部長索溫；公共工程部長非溫，新部長之中，有一位女性殷迪立，她是代表金邊工廠工人的議員⑰。

取代賓努出任新政府國務總理的杜爾索，國外的高棉問題專家既無法找出他的資料，連逃出高棉的難民，對他亦一無所知。他是三月間以膠園工人代表身份出席「人民議會」。據四月卅日從金邊駕駛機投奔到泰國的飛行員龔裴林稱：喬森潘雖位居要津，但高棉的真正統治者，則為共黨總書記沙洛薩將軍，二號人物為「人民議會」常委會委員長農謝，英薩利為三號人物，金邊政權祇是徒有虛名，一切都由高棉共產黨決定，其中有五巨頭當權，但喬森潘不在其內，並指出棉共以施亞努為頭號敵人，所以已將他囚禁在金邊舊皇宮內，其次是以蘇俄為第二號敵人，由于在金邊淪陷以前，它一直與龍諾政府保持外交關係⑱。

龔裴林的話是否可信？由于他在一九七三年駕駛轟炸龍諾所居住的總統府後，即轉投棉共，但共黨一直是讓他「勞改」，到佔據金邊後，始令他教練共軍駕駛美製UH-1型直昇，迄未許他與妻子會晤⑲，可見共黨對他並不相信，顯示他對高共實情亦所知不多，並不了解共黨內幕。所以我們對他的話未可盡信，祇能作為參考資料以探索高棉新政權的政情。

由共黨在幕後指揮政府，這是所有鐵幕國家的常情，所謂高共五巨頭，可能為高共政治局的主要人物，喬森潘既為高共主席，而高共陣營之內，原

來鼎足而三的「民族解放陣線」武裝，既已由反叛而被打垮，其尚存的另一支柱——「吉蔑越盟」，由于其中主要成員，從一九五四年被裹脅到北越，至一九七〇年始回國參加叛亂，可謂名符其實的「半高棉人」，對國內處處都感到陌生，除荷槍作戰而外，無法發展組織與生根，何況「赤吉蔑」也不許它們發展組織。在叛亂時期，它們固然是共軍的主力部隊，到戰後選舉，便無法與「赤吉蔑」爭衡。

從「人民議會」代表總共二百五十名，農民代表佔五分之三，士兵代表僅佔五分之一，便不難推知由北越豢養而成的「吉蔑越盟」份量甚輕，在經由選舉而當政的新人，雖無法了解其真正背景，但不難斷定大多是出于「赤吉蔑」陣營。英薩利和宋成縱使是屬「吉蔑越盟」，經過這次改組，造成上下都是「赤吉蔑」人物，便唯有隨波逐流，加上高棉民族意識特強，對越南舊仇新恨，由「吉蔑越盟」份子，不少人為洗雪被指為「北越爪牙」恥辱而投向龍諾政府，顯示在戰爭結束後，其中被安排參加新政權的，亦未必肯喪失國家民族立場，對河內亦祇能心向而已。

因此，我們斷定高棉權力操在「赤吉蔑」手中，喬森潘以高共主席身份，在他領導下的政府，所有決策必須取決于黨內的五巨頭，不過是共黨集體領導的常規，決不是作為傀儡。

## 七 結論

喬森潘在高棉新政權有沒有實際權力？從共黨接管高棉後所採行的政策和他的主張是否相符？亦可窺知大概。在金邊淪陷以來，赤色政權便將城市居民大量驅逐還鄉，所有商店、學校甚至醫院都一律封閉，在農村，把所有居民都加以嚴密編組，驅迫大家從事農田水利工作，自黎明一直工作到黃昏，在「少年武裝」監督之下，誰也不能偷懶，預期建成農業大國，每年的稻米，須有三次收成，並限定男子不到卅二歲，女子不到廿五歲不許成婚。

據前不久訪問過高棉的瑞典駐北平大使伯佐克稱：金邊已沒有貨幣、市場、商店、電話、居民寥寥，先前三百多萬人口的都市，而今人口祇有四萬，其餘的都市居民，也無不是遷徙一空，佐氏指出：高棉的「革命運動」，比毛共更為激進，其所行的政策，既非社會主義，亦非共產主義，而是出于



一種集體主義思想所形成。金邊新政權且稱其經濟計劃，在使高棉成爲農業社會，及在鄉村建立小型工業，以便將舊社會所造成的都市罪惡予以掃除<sup>⑳</sup>。如果對照喬森潘一九五九年在巴黎大學所撰的博士論文，其中便已指出：大城市將不許再存在，代之而起的，爲鄉村工業輔助中心。因爲城市化將復興封建制度，和重新帶來貪污問題<sup>㉑</sup>。

如果喬氏在高棉共黨之內沒有充份的權力，經由共黨所製訂的政策，又安能依照他當年在博士論文中早已描繪出的輪廓？可見一般認爲他的權力落空，不過是揣測之詞。

至于在喬森潘領導下的高棉，是否會由于施亞努宣告完全退出政壇，以致對毛共北越關係發生變化？從南洋商報指出：當一九七〇年高棉「三一八」政變後，他已與施亞努同時在北平流亡<sup>㉒</sup>。可見毛共卵翼施的流亡政權，及以後對施的利用，都是和他已先作好了安排。所以施亞努雖被軟禁，金邊與北平之間仍然親暱如常，由駕駛投奔泰國的龔裴林透露：毛共在高棉的技術人員共有千餘人，在共軍中擔任教練和護送保養的最多，及泰方已偵知北平曾在高邊境建電子偵測站<sup>㉓</sup>，都可證實雙方關係密切如初。

如果我們不忘記龍諾發動政變，乃由于高棉農民學生所掀起的反對越共北越部隊侵略高邊怒潮而起，其後所有越僑，都遭到羣衆報復而無法立足生存，便不難看出高越民族仇恨，並非兩國共黨憑階級意識所可能消除，何況高共深知北越「勞動黨」的印支聯邦野心，又安肯居于河內的附庸地位？加上高共視蘇俄爲國外的主要敵人，北越又甘爲蘇俄南侵的立足點，便更造成了雙方的背離，也令高共祇有倚賴啣恨河內親俄的毛共撐腰。所以儘管在金邊新政權中有親越份子，河內亦急于拉攏近鄰，也唯有耐心等待時機。

對自由國家，金邊雖已與緬甸，及東協會員國的泰、新、馬、菲都已宣佈建交，但這都是爲了配合毛共的外策，從它與泰國自上年十月宣佈建交後迄未交換大使，顯示在短期內其閉關政策尚不易改絃更張。不過高共所採取的屠殺政策，除已將龍諾政府的文武官兵，及親施亞努的人都已殺戮了五十萬人而外，並宣稱須將這類人斬盡殺絕，以致反共武裝益加猖獗，這又是高棉新政權內在的危機。

註①華僑日報，一九七五、十、卅及十一、一。

註②新生報，一九七五、六、廿五。

註③合衆社曼谷電，一九七五、六、廿三。

註④曼谷世界日報，一九七五、八、七。

註⑤「柬埔寨何以解除共黨套索」問題與研究九卷、七期，拙著。

註⑥「一年來東南亞局勢的變化與展望」，問題與研究、十卷、四期，拙作。

註⑦「柬埔寨軍各派系」，南洋商報刊載美聯社特稿，一九七三、六、廿二。

註⑧「俄毛對印支爭奪的經緯與態勢」，問題與研究，十五卷、一期，拙作。

註⑨星島日報，一九七五、八、四。

註⑩華僑日報，一九七五、八、十四。

註⑪香港大公報，一九七五、八、廿七。

註⑫法新社北平電，一九七五、九、十一。

註⑬美聯社香港電，一九七五、十、十七。

註⑭美聯社巴黎電，一九七五、十、廿七。

註⑮新華社北平電，一九七六、一、六。

註⑯南洋商報，本年、四、十五。

註⑰中央日報，本年、五、六，及中國時報、五、九。

註⑱合衆社斯德哥爾摩電，本年、三、八。

註⑲「喬森潘治理下的柬埔寨」，南洋商報、本年、五、九、寂名著。

註⑳「泛亞社曼谷電，本年、五、三。

## 蘇俄及其附庸

本書內容，主要包括「蘇俄歷史」，「蘇俄黨政現況」，「蘇俄外交」，「蘇俄文教現況」，「蘇俄經濟」，「蘇俄軍事」及「附庸國家概況」等七篇，均係當前國內第一流蘇俄問題專家集體著作，取材確實，立論嚴謹。二十四開本，計四一二面，平裝一冊，定價新台幣陸拾元整。

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